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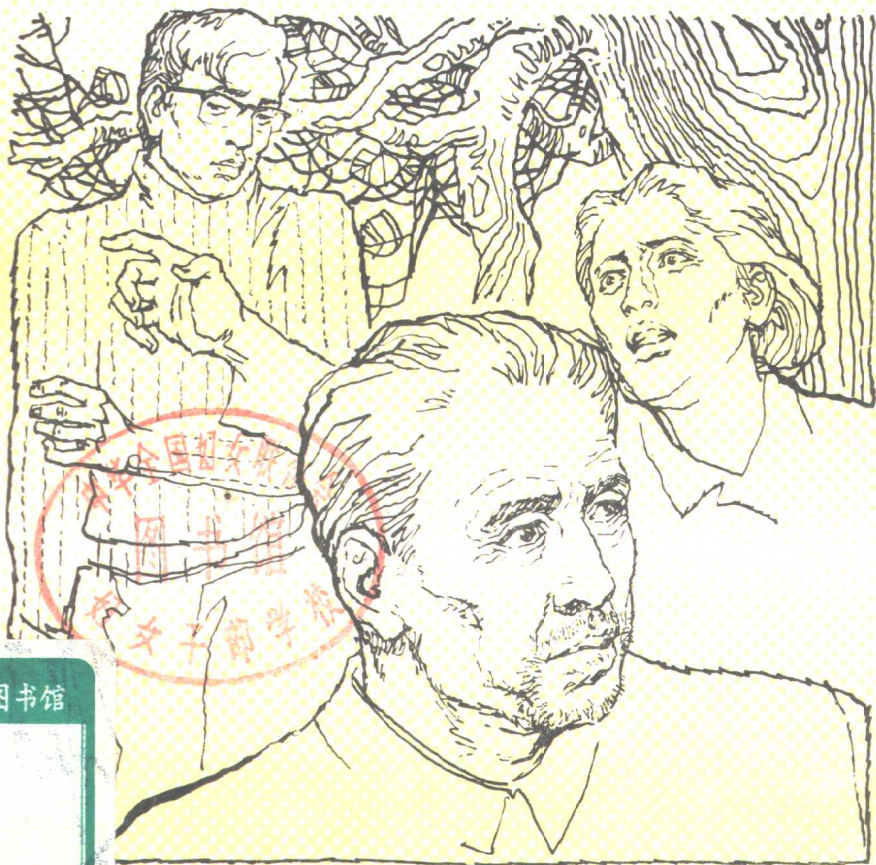
收穫

丛书

口

DAN DAN DE
CHEN WU

淡淡的晨雾



院图书馆

7

淡淡的晨雾

《收获》丛书

第一集

《收获》编辑部编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《收获》丛书第一集，共收入《淡淡的晨雾》、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、《悠悠东流水》和《深圳河畔》四个中篇。除老作家陈残云同志外，作者都是在文坛上初露头角的中、青年同志。他们虽都初试锋芒，然而，在艺术风格和思想深度的探索方面，却都显出了独到之处。这些作品有的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，总结了我国特定历史时期内某些错误思潮造成的危害和悲剧，有的则以敏锐的笔触，揭示和鞭挞了我国现实社会残存的封建主义的余毒，加之酣畅的感情、细腻的笔触，读来发人深思，给人以真善美的艺术享受。

封面设计：陶 雪 华

淡 淡 的 晨 雾

《收获》编辑部编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19.25印张 190千字

1980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9,000 定价0.67元

目 次

淡淡的晨雾	张抗抗	1
犯人李铜钟的故事	张一弓	135
悠悠东流水	徐恒进	193
深圳河畔	陈残云	231

淡淡的晨雾

张抗抗



第一章

一

严寒的日子终于过去了。松花江流尽了最后一块冰排。难得的几场微雨滋润着街上刚泛青的杨树，夜来的春风吹开了榆叶梅绚丽的花蕾。江堤十八根圆柱的环形纪念塔上，盘旋着几只远方归来的紫燕。

临江碎石砌成的马路边，有一幢苏式小平房。淡黄与粉白相间的砖墙，宽大的绿铁皮屋顶，镶着雕花图案的房檐，高高的水泥台阶。然而那不算小的院子里却没有一点花草的绿色，显得有几分孤寂荒凉。

对着江岸的那扇窗前，坐着一个年轻女子。一头乌黑

的短发自然地弯曲着，衬出一张白皙而清秀的脸。她正埋头于一本泛黄的书页里，兴许是窗外燕子的呢喃惊动了她，她迷蒙地抬起头朝院子里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。忽然，她急速地站起来，轻轻“哟”了一声，情不自禁地扑向窗口，那本书，从她膝头滑落了下去。

一树烂漫怒放的紫丁香，突兀地挺立在墙角的绿栅栏上，轻盈如纱、恬淡似烟，又宛若一团远方飞来的霞朵，在早晨的阳光下飘浮翻动，好似一阵风来，就会冉冉升空而去……

她看得呆了。深深吸了一口弥散着紫丁香气息的空气。气息很特殊，似香非香。年年一闻着这味，便知春是真的来了。她很想跑出去折几枝这样的花来插在花瓶里，但欲步又止。丁香树是邻家的，好象故意为了逗引她的心思，才伸探到这院子里来。

她心里顿时充满了失望。这古板的家庭，为什么竟然连一棵小草都没有！她记得她的丈夫说过，这是因为两年前冠心病发作去世的老公公不喜欢花草的缘故。老头子偏愿在院子里种上些茄子和辣椒、芹菜什么的，浇上一点怪味的粪肥。她同老二结婚以后，郭家这老习惯，仍然不成文地沿袭下来。她提过几次要种些花和果树，只有那个上大学生物系的老三郭立楠表示响应……

“二十六岁了，竟好象还没有开始生活……”

她久久地望着那花团锦簇的丁香树，在心里微微叹了口气。近来，这句话竟象影子一样总是紧紧跟着她。她刚刚过完结婚一周周年纪念日不久，然而她却并不觉得愉快。

她为什么常常觉得郁闷，连她自己也很难讲得清。

在窗前站得久了，暖烘烘的太阳晒得她躁热起来。她脱下薄绒衣，脱了尼龙裤，好象仍然觉得热。“丁香花开了，夏天就要来了。”她想。但是夏天也不能使她快活。是那部小说里的情绪感染了她么？那实在是一个过于悲伤的故事。

她把掉在地上的书捡起来，那是美国作家霍桑的《红字》。她翻了几页，却还是感觉热得不行。喝了几口凉水，忽然想起了衣柜里新买的连衣裙。连衣裙是前几天别人刚从广州捎来的，她还没顾得上试穿。

她很快打开衣柜，抖开裙子，走到穿衣镜前比量了一下。这真是一条漂亮的连衣裙，淡蓝色的麻纱的确良，撒落着雪花形的图案，显得素雅大方。领口是长心形的，镶着银色的尼龙花边。

裙子的式样很新颖，料子的花色也很叫人喜欢。她干脆挽起长裤，三下两下套上裙子，站在镜子面前欣赏起自己来：

她的白白的皮肤配上这淡蓝的底色无疑是和谐的，长短正好，刚刚露出圆浑的膝盖。袖口窄长，从肩膀上包下来，不大不小。可惜腰太紧了些，这样就显露出她丰满的胸脯。喂，不行不行，太“线条”了，领口也开得太往下，这象什么话！挺好的一条裙子，叫人怎么穿出去？

镜子里的她，“刷”地红了脸。她似乎不好意思再看自己，顺手拉过一条浴巾裹在身上。她在房间里走了几步，扯下浴巾又偷偷看了一眼，不行，还是不行，胸部太突出。这

样的裙子穿到学校去，一定会引得众目睽睽。这不，算白买了。

“二十六岁了，还没有穿过一件花衣服。”她怀有一点淡淡的忧伤，感慨地想道。“更不用说穿裙子了……”

“梅——玫——”有人喊她。是婆婆罗阡，一定是让她到厨房去帮忙。她刚要跑出去，想起了身上这条连衣裙。她敢穿这条连衣裙到厨房去吗？婆婆会生气的。她刚要赶快把裙子脱下来，镜子里的情影，却又使她恋恋不舍。

真是一条漂亮的裙子。她不无惋惜地看了又看，真不愿脱下来。为什么就不能穿出去呢？——线条明显，不正是女性的美吗？她忿忿不平地想着，一边费力地解着扣子。正当这时，门开了。一个中等身材的人影走了进来。她回头一看，想要去抓浴巾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他站在地板中央，惊愕地瞧着她。他穿一身蓝，戴一顶黄军帽，五官端正，如果不是因为鼻子略嫌长了一点的話，也算得英俊。他就是梅玫的爱人郭立枢。

“不干什么。”梅玫转过身去，继续解扣子。她在干什么，他又不是没看见，明知故问。

“别脱，我看看。”他踱着方步走过来，捉住她的肩膀，一下子把她转了过来。他的眼睛在妻子身上贪婪地扫了一遍，好象第一次发现她的美丽似的，连声赞美说：“不错，漂亮得很。”

“真的？”梅玫脸红了。她很少听丈夫夸奖自己。他太忙，连端详她的时间也没有。就是在他两年前突然间向她求爱的时候，他也没有说过她漂亮。这样的话，他是不屑出

口的，也许只是在心里想想。

“侧身，侧过身子让我瞧瞧。”他比划着，突然来了兴致。

梅玫美滋滋地侧过了身子。她把胸脯挺得高高，好显出她优美的体型，因为这是在丈夫面前，虽然她知道他对什么“线条”并不感兴趣。她对着镜子微笑着，没有留意到郭立枢已经在皱眉头了。

“你说，我要穿到学校去会怎么样？”她问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他显然很惊讶。

“我……”她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知趣地把后半句咽回去了。想了想，去解扣子。

“喂，别解别解。”他慌忙按住了她的手，“我没说不好看呀。”

“好看，干吗不能穿到学校去？我在组织处工作，又不出头露面。”

“你看你，真是不懂。”他象哄小孩似地拍了拍她的头发，“既然在办公室也没人欣赏，还不如就在家里穿呢，每天回家来穿，穿给我看，怎么样？”他把面颊贴近她，轻轻说：“要不，人家该说：瞧，郭立枢成天抓人的政治思想工作，自己老婆穿了一条摩登的连衣裙，不如先去管管自己老婆呢！我怎么做工作？”

“我不管！”梅玫赌气坐在床沿上。她明白最后两句才是郭立枢的心里话。谁当校团委副书记的老婆谁倒霉，裙子也跟着倒霉。她本来倒也不一定敢穿这条“摩登”的连衣裙，可是郭立枢的这句话，不由使她满心委屈。他这个人，从来就只想到他自己。

“你看你，怎么又看这样的书。”郭立枢走到桌子旁边，忽然很不高兴地说。他抓起那本《红字》，翻了几页，扔到一边去。他最不赞成妻子读外国小说，认为是浪费时间。还不如读点儿《绒线编结法》。

“吊膀子书。”他咕噜了一句。

“你看过？”她把书拿过来。

“怎么没看过？破四旧那几年，这些书成箱成箱的，我们一看一宿不睡觉。看完了当然批判消毒。要说毒嘛，其实也不反动，不过这种书看了对人反正没啥好处。”

梅玫不做声，走到一边去。

“我还忘了问你呢，”郭立枢划着一根火柴点上了烟。“昨晚学校里艺术系开舞会，是不是你也去了？”

昨晚郭立枢是十一点回家的。梅玫迷糊中听见他叫她，却故意没理。她知道他要问她舞会的事。其实她只是在窗口看了一会，并没有进去跳。他这个人，什么事也瞒不过他。梅玫倒不是有心要瞒他，而是讨厌他总象一根绳子似地牵着她，真叫她受不了。她本想进去看跳舞，见郭立枢煞有介事地坐在乐队旁边，扭头就走了。

“这种舞会，你去干吗？”他说。他喜欢用这种居高临下的口气同人说话，对妻子也不例外。

“是不是人家该说了，瞧，他成天抓思想工作，不去管管自己老婆！”梅玫酸溜溜地挖苦了一句。她可从来没有用这种口气对郭立枢说过话，她一向是温和顺从的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

郭立枢很有些窘，猛抽了一口烟，嗒嗒地掸着烟灰说，

“你看你，说你不懂，就是不懂。”

“你懂！”梅玫突然来了火，冲他嚷嚷说：“你懂，你为什么津津有味地去坐在那儿？就兴你看，不兴别人跳，没见过这样的！”

郭立枢冷冷一笑，摇摇头说：“你知道我在那儿干什么？”

“总不会是在做思想工作吧？”梅玫没好气地“哼”了一声。

“正是，你懂不懂？”

梅玫惊奇地睁大了眼睛。

郭立枢自信地捋捋头发，放低了声音说：“头脑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冷静，千万不可发昏。最近的形势你还不知道吗？什么思想解放、民主，什么跳舞、办刊物，马上就要统统‘收’起来了。这话可是对你说。我还有闲心看跳舞？告诉你吧——我是在看跳舞的人！懂不懂？看看到底是哪些人在起劲，哪些人有什么越轨的行为，哪些人……”

梅玫猛然打了一个寒噤。

“你……”她说不出话来。

“我这个校团委副书记不是白当的吧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头脑不要太简单。我做的事情都是有道理的，这种舞会，乌烟瘴气的，以后你少往跟前凑，嗯！”

郭立枢带着一向被人服从惯的口气说。他按灭烟头站起来，走到她身边，试图吻她一下作为和解。

梅玫望着她的踌躇满志的爱人，三十岁的校团委副书记，突然从心底里涌上来一股厌恶的情绪。那一年前在

她眼里还是称心如意、十全十美的亲爱者，此刻竟然变得丑陋起来。“他怎么会有那样长的一个鼻子呢？”她不满地想。“以前竟没有发现，他的鼻子会这样长，好象一只嗅觉灵敏的……”她慌忙把脸移开了。

他讨了个没趣，解嘲地“嘿嘿”了几声。幸好这时院子外面有人喊他接电话，他戴上帽子很快走出去。走到门口，回过头来说：“你有工夫，多帮妈干点活，什么‘红字’‘黑字’的……”

门一关上，梅玫就没好气儿地把连衣裙连扯带拽地从身上扒下来，狠狠扔在地板上。

“我让你在家里欣赏！”她嘟囔着，套上外衣，走到窗口去。

紫丁香依然很有耐性地站在那里，默默倾听着小屋里这对年轻夫妇的龃龉。它那阴冷的花瓣，恰似一片迷蒙的云雾，罩住了梅玫的心。刚才因为裙子带来的一点儿喜悦此刻已全无踪影。早上那种忧郁感伤的心绪，又开始扩散上升……

她到底为什么不快活呢？是因为最近一个时期来，类似这样的口角，在他们之间发生得太多了吗？梅玫心里稍稍也有一点责怪自己，她什么时候变得火气这样大了呢？假如她能够忍耐一点的话，也许就好了。但是不行，她非反驳他不可，他实在是太没有道理了嘛。去年夏天穿裙子的人就有的是！这同他团委副书记有什么关系？梅玫一百个想不通。他刚才说什么？说他看跳舞是为了监视学生？他怎么会是这样？她以前怎么会一点都没有感觉？结婚使一

切都变得赤裸裸的，她同他共同生活的时间越长，看到他身上的缺点就越多。呵，爱情，莫非爱情竟是一层虚幻的纱幕吗？

她和他是大学的同班同学。七四年，她从地区的一个工厂被推荐来上大学。第一次见到他，是在政治系全系的“评法批儒”大会上。他口若悬河、滔滔不绝，几乎不用讲稿地侃侃发言，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她那年刚满二十一岁，单纯、天真，相信一切报上的宣传和书本上的话，崇拜一切有识之士，对当时所有的“革命理论”全盘接受并深信不疑。而他，则能对这些理论加以解释，阐述得头头是道。她对他充满了好感。听说，郭立枢在六八年是作为校红卫兵团的头头、市红代会常委带头去的农场，不久就因为吃苦耐劳而又能讲善写被调到场部机关。七二、七三年，他两次放弃了继父为他提供的招工回城的机会，很快入了党，七四年名正言顺地被农场推荐上了大学。一入学，学校就指定他当了班级的党支部分书记，以后又很快当了政治系的理论小组组长，在全校崭露头角。当时已有一种估计，他毕业后可能作为学生干部留校并进入校党委。也许妒嫉是人的天性，他的“竞争对手”们，对他恨得咬牙切齿。梅玫记得，恰好是在批“三项指示为纲”的时候，由于去山区劳动，一连几个月不能及时看到报纸，他表现得不够敏感。不巧又在天安门事件前夕，有一个北京的同学稀里糊涂给他寄来了当时流传的“总理遗言”，被那些人暗中截获，扣了他一顶“政治立场不坚定”的帽子。他沉默了几个月，七六年夏天鼓噪一时的批“走资派”的“战斗”他没有参加，整天躲在图

书馆里翻资料。有人说他在写一篇有爆炸性力量的长篇毕业论文，准保一鸣惊人。不久后，“四人帮”倒台，不出一个月，他拿出了一篇批判“四人帮”的文章，大谈自己从批判“三项指示为纲”时就产生的强烈的不满情绪和认识，虽然喝狼奶长大，但后期早有觉醒。慷慨激昂，义愤填膺。梅玫不由对他越发钦佩。凡是他打球上场，她必去观看助兴；凡是他写的批判文章，她必反复读上几遍，有时还摘抄警句；她还偷偷帮他洗过两次衣服，分电影票的时候，悄悄把他的座位同她分在一起……可惜他对于这些都视而不见，无动于衷。男孩子是粗心的，她并不怪他。到了三年级下学期，郭立枢勇敢地报名去西藏，更使她的这种崇拜达到了高潮。她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情，给他写了一封信，向他表示了自己的爱慕之心，并表示愿同他一起去西藏。他却没有任何反应。又过了些时候，传来消息说这届毕业生没有去西藏的名额，他大失所望。那以后不久，她收到一封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的信，信尾没有落款，只写着他不愿过早地考虑个人问题。她在被窝里用手电照着信反复读了几十遍，为自己感到羞愧。他从而越发成了她心中的英雄。毕业分配时，鉴于他的一贯表现，既无帮派牵连，又无民愤，成了当然的留校干部。清查工作结束以后，原来机关工作的干部进行了调整，他就被提拔为校团委副书记。他上任就把团的工作搞得生动活泼，得到了大家的赞扬。人们都称赞他政治上可靠、路线斗争觉悟高、工作有魄力、有才干。当然，也有人造他的谣言，说他疯狂地在追求省委一位部长的女儿，那位千金竟骂他是野心家。对于这些谣言，梅玫是一百个

不相信的，一定是妒嫉他的人的恶意中伤。结婚以后，她有一次曾经问过他，他不以为然地笑笑说：恰恰相反。恰恰相反，就是说，是那位部长的女儿追求他，他加以拒绝了。梅玫比较愿意相信这个解释。

自从收到他的那封信后，梅玫再没有向他作过任何表示。炽热的心燃烧着，锁在她的心房里，灼人的光焰烤得她胸疼。她毕业分配留在学校党委组织处管干部档案，常常同他见面，只是敬而远之。她觉得自己除了是个党员以外别无所长，太平凡了，而他却是个有远大前途的人。他一定在等待着一个他理想中的人儿。

留校以后不久，有一次她的父亲从地区到省里来开会，抓了一个“吉姆”车到学校来看她，也顺便看望他的老战友校党委祝书记。祝书记送她父女俩下楼的时候，正好遇上了郭立枢。郭立枢怔住了，好象第一次认识她似的。晚上在食堂吃饭时问她：“你父亲干吗的？”

“不干吗。”她回答。她从不愿提起她父亲，一个地委副书记，有什么好炫耀的？

从那以后，郭立枢明显地对她注意起来了。居然请她看了几次电影，元旦时还请她到他家吃了一次饺子。她本来就是一堆干柴，哪里禁得住一点热情的火星？他任何一点温存亲切的表示，都会使她忘掉以前的不快，投身到他的怀抱里去。一切都象应该发生的那样发生了。她终于听到她盼望了无数个日夜的话。当他把她搂在怀里的时候，他告诉她：他早就爱上她了。开始是因为要去西藏，后来是因为怕牵连她，再后来……她对每一个字都不怀疑，早已在心

里全部原谅了他。

他们去年“五·一”结的婚，祝书记作主婚人，好不热闹。婚后到娘家去了一趟，地委副书记的小女儿，婚礼也够排场的了。郭立枢外表严肃冷漠，关上门剩下他俩时，倒也温情脉脉，梅玫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幸福。

……可她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不幸福、不快活呢？梅玫望着天空中缓缓飞去的一行大雁出神。大雁飞去又飞来，只一个冬夏，她的心情就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。莫非她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吗？不不，她长那么大，除了郭立枢，还没有爱过别人。自从她踏进这幢舒适的小平房，开始承担起妻子与媳妇的责任，她就常常觉得一种无形的束缚与压抑。没有盆花的屋子使她觉得单调；很少有笑影的婆婆使她觉得陌生；那个古怪的大哥郭立桢，使她感到难受；而丈夫，郭立枢，却很少能同她谈到一块去。在这个家里只有一个人，只有老三郭立楠，是健康而生气勃勃的。他一回来，这座房子里就充满了生气，可惜他是住校的，梅玫在学校里偶尔也能碰到他。但她是个组织处的干部，很少走出她的办公室。那里四面都是墙壁、保险箱、档案柜，气氛沉重、庄严。作为一个档案室工作人员，需要同她所管理的东西一样善于保守秘密、沉默寡言。郭立枢时常提醒她最好不要随便同人家讲话，她于是变得不善讲话了。就是因为这个她才觉得郁闷吗？世界上管档案的人多得很，人家下了班可以去干自己想干的事，但她不行。她一跨进这幢房子，就好象被几道无形的目光钳制着，使她连笑也不敢大声。前些时她在街上买了几张她喜欢的漂亮的电影明星

照片，让婆婆惊慌失措地扔进炉子里去了。一次一群老同学来看望他们，大谈北京和南方各地见闻，他们走后，郭立枢给她消了整整两星期毒。她每天回来，干什么呢？织织毛衣，看看电视，读读小说。然而小说也常受到郭立枢的干涉。她觉得自己没有结婚以前自由、愉快了，好象是绑在郭立枢身上的一样东西。她对社会上正发生着的每一件新鲜事都感到兴趣，而郭立枢却大不以为然。两人在一起无话可说，这是最最使人难以忍受的。是不是结婚就得这样呢？早知这样，她情愿不结婚……

梅玫望着街口一丛前几天还是繁茂灿烂的榆叶梅，如今已掉落了满地花瓣，心里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。她从来没有吝惜过自己的青春，把它慷慨地献给了一个她所热爱的人。可是那个人也同样爱着她吗？他说她穿连衣裙只能让他一个人欣赏，那么她的青春，仅仅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吗？或许属于那四面都是保险箱的档案室，和这放满了马列经典、毛主席著作的书架的十四平方米的“安乐窝”吗？和它们在一起度过自己的一生？不，她觉得自己好象根本就还没有开始生活，没有……

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。有一滴，从腮上滚落下来，掉在那泛黄的书页上了。她沉浸在一种自己难以排除的忧伤之中，竟连一个快乐的声音连喊了她好几遍也没有听见。

二

“玫姐！”“玫姐！”